

中东剧变以来突尼斯的经济状况及前景分析

王 凤*

内容提要 中东剧变始于突尼斯。中东剧变以来，突尼斯政治转型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没有获得坚实的经济支撑。突尼斯经济发展一直停滞不前，并且呈现低增长、高赤字、高债务、高失业率、高通胀等特点，当下甚至陷入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突尼斯经济陷入困境，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对欧洲市场的严重依赖、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政治转型的不成熟性等，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2020 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突尼斯经济遭受重挫的突发性因素。展望未来，继续控制疫情，恢复被疫情重挫的经济，已成为突尼斯政府的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许多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被迫延迟实施。由于政治转型的不成熟性仍旧非常突出，突尼斯政府的施政能力严重受挫，宏观经济环境也较难进一步改善。突尼斯经济要走出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尚需时日。

关键词 突尼斯 经济停滞 政治转型 新冠肺炎疫情

2010 年 12 月，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不堪忍受城管羞辱而自焚身亡，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浪潮，拉开了中东剧变的序幕。这场突如其来的民众抗议浪潮迅速席卷中东地区，导致该地区诸多威权统治和强人政治接连垮台，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也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逃亡国外。突尼斯剧变和中东剧变的爆发，是域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尤其是民生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内生性因素。中东剧变以来，当我们回眸突尼斯，可以看出，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相比，突尼斯的政治转型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走上了建立在广泛民意

* 王凤，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关系室主任。

基础之上的多党参与的政治发展道路,从而避免了陷入类似利比亚内战或像埃及那样回归威权统治的老路。尽管突尼斯被欧洲和西方誉为“民主的样板”,但十余年来,这种“民主的样板”并未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换言之,与政治进程相比,十余年来,突尼斯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民生问题、包括失业问题仍旧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此背景下,2019 年底至 2020 年初,突尼斯乃至中东地区许多国家又相继发生民众抗议浪潮,许多媒体故而称之为“阿拉伯之春 2.0 版”。因此,本文尝试对中东剧变以来突尼斯的经济发展进行研判,特别是以纺织业的发展为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希望能够为把握突尼斯局势和中东局势的未来走向提供参考。

一 中东剧变以来经济发展态势

中东剧变以来,突尼斯政治转型取得了显著进展。自 2011 年威权统治被推翻后,突尼斯经过多党协商、政治妥协,于 2014 年 1 月制定并颁布了新宪法,即 2014 年宪法,突尼斯由此建立了以世俗制、共和制、多元参与、三权分立与制衡等为主要特点的政治体制,进而避免了发生内战或陷入冲突的风险。尤其是国内主要政党,具有伊斯兰温和色彩的伊斯兰复兴运动(Hizb al-Nahda),不仅在 2014 年制宪问题上做出重大妥协,而且于 2016 年进行了以政教分离为主要内容的政党改革,从而为它进一步成功、合法地融入突尼斯多元政治进程提供了有力保障。根据 2014 年宪法,突尼斯还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9 年举行了两次直接议会选举和两次直接总统选举,进而组建了多党联合政府。^①

尽管如此,突尼斯的经济发展却一直停滞不前,整体经济呈现低增长、高赤字、高债务、高失业率、高通胀等特点。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 年突尼斯陷入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8~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 140 个国家和地区中,突尼斯排在第 87 位;世界银行《2019 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

① 王凤:《突尼斯:政治妥协,推进政治发展》,载王林聪主编《中东发展报告(2019~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 107~125 页。

中，突尼斯营商环境排在第 80 位。^①

中东剧变以来突尼斯的经济发展态势可用宏观经济发展指标来予以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整体呈现下降态势。2010 年，突尼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3%，2011 年下滑至 2%。此后，2012~2019 年，突尼斯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从 4% 一直下跌至 1%，2020 年暴跌至 -8.9%。^②

主要产业年增长率也是如此。因受气候等自然条件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波动较大。2011 年，农业产值增长率高达 10.3%；2016 年跌至 -8.5%，2019 年约为 0.8%，2020 年降至 -2%。^③十年来，工业产值年增长率一直低迷不前，基本徘徊在 1% 左右。2011 年工业产值增长率暴跌至 -5.7%，2019 年为 -1%，2020 年为 -2%。^④与工农业产值相比，服务业产值年增长率相对较好，但是也呈现下滑态势。2012~2019 年，服务业产值年增长率从 4.9% 一路下滑至 1.7%。2011 年为 -1%，2020 年暴跌至 -12.6%；而 2009 年和 2010 年分别为 3.9% 和 4.7%。^⑤

中东剧变以来，政府财政收支一直呈现赤字，且逐步上升。2011~2017 年，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4% 一路上升至 5.9%，2018 年起有所改观，2019 年降至 3%，2020 年上升至 13.1%。^⑥而剧变前的 2009 年和 2010 年，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分别为 2.7%

①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突尼斯》，2019，第 21 页，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ylgw/202002/2020021_40221036.pdf，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1 日。

②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4,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6,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20, p. 10;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anuary 2021, p. 8.

③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4,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6,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20, p. 10;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anuary 2021, p. 8.

④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4,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6,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20, p. 10;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anuary 2021, p. 8.

⑤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4,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anuary 2021, p. 8;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4, p. 9.

⑥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4,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6,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20, p. 10;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anuary 2021, p. 9.

和 0.9%。^①

中东剧变以来,外贸收支也一直呈现赤字,且逐步扩大。比如 2011 年为 47.47 亿美元,2015 年为 49.45 亿美元,2019 年为 53.73 亿美元,2020 年为 39.87 亿美元。^②

受上述经济状况影响,2011 年以来突尼斯外债总额也不断扩大。2011 年为 226.42 亿美元,2015 年为 272.45 亿美元,2019 年升至 341.91 亿美元,2020 年为 384 亿美元;而剧变前的 2009 年和 2010 年,分别为 226.88 亿美元和 224.72 亿美元。^③

中东剧变以来,突尼斯国际外汇储备一直呈下降态势。2009 年和 2010 年分别为 110.61 亿美元和 94.62 亿美元;2011 年降至 74.57 亿美元,2016 年和 2017 年进一步分别降至 59.41 亿美元和 55.94 亿美元;2019 年略微回升至 74.24 亿美元,但仅够维持约 4~5 个月的进口;但是,2020 年大致降至 63.3 亿美元。^④

民生基本状况也是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反映。2010 年以来,突尼斯人口数量变化不大。2010 年人口总数大约为 1060 余万人,2019 年略微增长至 1170 余万人。以此为基数计算,十余年来,突尼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没有多少增长。2009 年和 2010 年,分别为 10084 美元和 10393 美元。2011~2020 年,一直徘徊在 10000~11000 美元。2011 年和 2012 年分别为 10168 美元和 10610 美元,2019 年和 2020 年分别为 11170 美元和 10608 美元。^⑤

然而中东剧变以来,突尼斯消费价格指数增长幅度却非常高。2010 年,突尼斯消费价格年均增长率为 4.4%,2012 年和 2013 年分别增长至 5.1% 和 5.8%,2014~2017 年有所缓解,但是 2018 年和 2019 年又分别增长至

①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4, p. 9.

②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4,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6,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20, p. 10;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anuary 2021, p. 10.

③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4,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6,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20, p. 10;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anuary 2021, p. 9.

④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4,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6,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20, p. 10.

⑤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4,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6,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20, p. 10.

7.8%和6%。^① 生产价格指数增长幅度更高。2009年和2010年,突尼斯生产价格年均增长率仅分别为2%和3.1%;但是2011年和2012年激增至6.5%;以后几年波动较大,2018年又激增至7.8%。^②

失业状况是衡量民生经济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导致突尼斯等中东国家发生剧变的重要内部因素。如果与自身相比,中东剧变以来,突尼斯不仅没有很好地解决失业问题,失业形势反而比剧变前更加严峻。2009年和2010年,突尼斯官方统计的年均失业率分别为13.3%和13%。剧变后的2011年和2012年,失业率分别激增至18.3%和17.4%。此后至2019年,突尼斯年均失业率均在15%以上,2019年为15.2%,而2020年增至17.4%。^③

如果横向相比,特别是与世界上15~24岁年龄段的年轻人失业率相比,2019年,包括利比亚、约旦、突尼斯、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朗等国在内的西亚北非地区的年轻人失业率都非常高,同年在西亚北非地区许多国家该年龄段的年轻人失业率均高于剧变前的2010年。^④ 比如,2019年利比亚该年龄段人口的失业率高达42%左右,而2010年为40%;2019年约旦为37%左右,2010年仅为28%;2019年埃及约为33%,2010年只有24%;2019年阿尔及利亚约为30%,2010年约为22%;2019年伊朗约为28%,2010年大致为27%。^⑤ 就突尼斯而言,2019年该年龄段人口失业率高达35%,而2010年略低于30%。^⑥

除此之外,突尼斯的失业问题还呈现几个明显的特征。第一,高学历人群失业率高。2013年大学毕业生失业率高于该国平均失业率一倍以上,大约为33.2%。第二,女性失业率普遍高于男性失业率。2019年第一季度突尼斯失业率为15.3%,其中男性失业率为12.4%,女性失业率为22.6%;

①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4,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6,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20, p. 10.

②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4,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6,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20, p. 10.

③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4,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16, p. 9;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20, p. 10;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anuary 2021, p. 9.

④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20, p. 23.

⑤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20, p. 23.

⑥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une 2020, p. 23.

高学历男性失业率为 16.5%，而女性高达 38.3%。^① 第三，南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失业率普遍高于首都以及北部、东部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2015 年有些地区高达 30%。^②

二 导致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

中东剧变以来，突尼斯经济陷入停滞状态，甚至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对欧洲市场的过分依赖、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矛盾、政治转型进程的不成熟性和不稳定性等，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2020 年初，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至，突尼斯经济更是遭受沉重打击。

第一，经济严重依赖欧洲，导致突尼斯经常受到外部经济危机的冲击。

长期以来，突尼斯与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盟国家保持着密切友好的特殊关系，它们以及美国一直向突尼斯提供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全方位支持和援助。欧盟还是突尼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方。突尼斯一直积极参加欧盟地中海国家合作进程，曾于 1995 年在地中海南岸国家中率先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议。在此基础上，2008 年突尼斯 - 欧洲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突尼斯由此成为地中海南岸国家中第一个与欧盟签署自贸区协议并启动自贸区建设的国家。

突尼斯在贸易、投资、外部援助等领域严重依赖欧盟。欧盟是突尼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中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盟成员国在突尼斯外贸中占据重要份额。2018 年，突尼斯对欧盟的出口额达到 310 亿突尼斯第纳尔，占突尼斯出口总额的 73.4%；进口额为 311 亿突尼斯第纳尔，占突尼斯进口总额的 53.1%。^③ 而法国与突尼斯贸易额居首位。法国还是突尼斯旅游业

①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突尼斯》，2019，第 38 页，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y/gw/202002/2020021_40221036.pdf，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1 日。

② 李洪峰：《“茉莉花革命”后突尼斯经济状况分析及展望》，《法语学习》2017 年第 1 期，第 3 页。

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突尼斯》，2019，第 29 页，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y/gw/202002/2020021_40221036.pdf，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1 日。

的主要客源。突尼斯也是人均接受法国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中东剧变以来，法国每年向突尼斯提供的经济援助和贷款大约有1亿欧元。^①

突尼斯纺织业可作为分析突尼斯经济对外依赖性的例子。在突尼斯经济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是主要产业部门。2017年，这三大产业占突尼斯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9.9%、25.6%和64%。^②而在工业当中，机电产品和纺织业是支柱产业，它们占突尼斯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约为20%，^③其中，纺织业是突尼斯最重要的产业和出口行业。中东剧变之前，2001年突尼斯纺织业产量达到峰值。当年，该行业企业总数超过2000家，约有25万名员工，占突尼斯劳动力总数的7%。^④2001年，突尼斯纺织业出口总量达到22万吨，价值29亿美元，约占突尼斯当年出口总值的42%。^⑤2001年，突尼斯还是欧盟纺织品第四大来源地。此后17年，突尼斯纺织业处于长期收缩状态。尽管如此，2018年，突尼斯仍有1600多家纺织企业，大约有16.5万名员工，约占突尼斯当年劳动力总数的4%；2018年，突尼斯纺织业出口总量达17.5万吨，价值28亿美元，约占突尼斯出口总值的18%。也就是说，与2001年相比，2018年突尼斯纺织品出口总量下降了约1/3，但是突尼斯仍然是欧盟第九大纺织品来源地。^⑥不仅如此，在突尼斯纺织品出口中，90%销往欧洲。^⑦

突尼斯经济过分依赖欧洲，因此也面临着欧洲等国际市场不稳定所带来的周期性风险。仍旧以纺织业为例来说明。如上所述，2001~2018年，

-
- ①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突尼斯》，2019，第9页，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lgw/202002/20200214_0221036.pdf，访问时间：2021年1月1日。
 - ②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突尼斯》，2019，第19页，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lgw/202002/2020021_40221036.pdf，访问时间：2021年1月1日。
 - ③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突尼斯》，2019，第21页，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lgw/202002/2020021_40221036.pdf，访问时间：2021年1月1日。
 - ④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March 2020, p. 30.
 - ⑤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March 2020, p. 30.
 - ⑥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March 2020, p. 30.
 - ⑦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March 2020, p. 31.

突尼斯纺织业连续 17 年呈下滑态势, 有两个重要原因与欧洲等国际市场密切相关。一个原因是, 2005 年 1 月突尼斯与世界贸易组织签订的《多重纤维协议》到期。由于签署此项协议, 多年来, 突尼斯纺织品在全球出口中享受配额保护。该协议到期后, 突尼斯纺织品在国际市场出口中开始面临来自印度、孟加拉国等亚洲国家激烈的市场竞争。另外一个原因是, 受 2008 ~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这场金融危机使欧洲以及国际市场对于突尼斯纺织品的需求急剧下降。

第二, 突尼斯经济内部存在结构性问题, 导致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性。

以纺织业为例来分析。纺织业存在下列结构性问题。一是行业结构碎片化。如上所述, 2018 年突尼斯大约有 1600 家纺织企业, 相当于国内所有企业总数的 30%。这些企业当中, 有 1300 家纯粹面向出口。而在这 1300 家出口企业中, 大约有 700 家是合资企业。其中, 有 275 家突尼斯 - 法国合资企业, 180 家突尼斯 - 意大利合资企业, 90 家突尼斯 - 比利时合资企业以及 75 家突尼斯 - 德国合资企业, 等等。^① 除此之外, 还有 500 家外国独资企业, 其中绝大多数是欧洲企业。^② 在全国 1600 家纺织企业中, 只有大约 50 家是大型企业, 它们的产量大致占全行业总产量的 40%, 其余 1000 余家都是小型企业。^③ 二是企业成本较高, 负担较重, 产品价格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竞争性。突尼斯纺织企业劳动力成本价格远远高于印度、孟加拉国、土耳其等亚洲国家。突尼斯国内税收以及企业所要支付的社会保障比例也非常高, 这两者合起来大致要占到企业利润的 60%。^④ 突尼斯的劳动法灵活性也比较差。三是纺织企业大多分散经营, 相互之间不配套, 没有形成一体化的有机联系。在所有纺织企业当中, 80% 是服装加工企业, 只有少部分是纺线、织布或编织企业, 这种状况导致突尼斯纺织业严重依赖棉花等原材料以及半成品进口。^⑤ 受这种行业生产结构限制, 大多数企业生产的多是像牛仔服装、女士内衣等低附加值产品, 高附加值产品产量较小。此外, 多

①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March 2020, p. 31.

②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March 2020, p. 31.

③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March 2020, p. 31.

④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March 2020, p. 31.

⑤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March 2020, p. 31.

年来，纺织业一直投资不足；在经济下滑背景下，许多企业还处于严重负债状态。

第三，政治转型仍然存在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这种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主要表现为政治生态的碎片化。政党林立，分化组合频繁，进而使议会构成和政府构成也呈现碎片化态势。目前，突尼斯有 110 多个合法政党，代表不同的利益阶层，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差异较大。比如作为议会当中主要政治力量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主要代表中下层民众利益。它认为，伊斯兰与民主能够和谐相处，希望效仿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推动突尼斯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又如祝福突尼斯党（Tahya Tounes），曾为 2014 年议会选举后的第二大党，主张以突尼斯前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的改革思想为基础，坚持共和、民主、现代与公正的原则，全面推动经济发展、反对腐败、反对恐怖主义。再如呼声党（Nina Tounes），在 2014 年议会选举后一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 2016 年 3 月发生内讧后，退居为议会第三大党。该党是世俗派政党，由时任过渡政府总理的埃塞卜西于 2012 年 6 月创建，以世俗精英、前政府要员、中左翼人士等为骨干。该党主张走世俗化道路，建设法治国家，发展自由经济，维护社会公平等。又如自由爱国联盟（Union Patriotique Libre），属于中右党派，成立于 2011 年 5 月。该党依靠党主席斯利姆·里亚希个人的资金进行宣传，在青年群体中具有很大影响力。该党主张维护“革命成果”，走世俗化和现代化道路，发展自由经济，扶持中产阶级。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是左翼政党联盟，成立于 2012 年 10 月。主要代表广大民众，特别是工薪阶层的利益。主张维护“革命成果”，追责前政权腐败分子，反对恐怖主义，提高工薪阶层待遇。^①

议会构成和政府构成的碎片化态势也非常突出。2014 年 10 月，突尼斯举行了第一次直接议会选举，结果有五大政党胜出。它们分别是呼声党、伊斯兰复兴运动、自由爱国联盟、人民阵线和前景党（Afek Tounes）。在议会全部 217 个席位中，这五大政党分别获得 86 席、69 席、16 席、15 席和 8

①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突尼斯》，2019，第 8 页，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ylgw/202002/20200214_0221036.pdf，访问时间：2021 年 1 月 1 日。

席,其余议席由非党派独立人士获得。^①然而,即便是议会第一大党,呼声党也未能获取一半以上的议席,这意味着它必须与其他政党组建联合政府。2015 年 2 月,突尼斯由此组建了以呼声党为主的联合政府。在议会五大政党当中,有四个政党进入了联合政府,人民阵线没有加入该届政府。除四个政党之外,还有许多非党派独立人士入阁。

由于这些政党利益诉求差异较大,很难在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迅速达成共识,同时也影响了这届政府的稳定性。直到 2016 年 11 月,也就是说,在中东剧变五年之后,突尼斯才出台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经济发展规划,即“2016 年至 2020 年五年发展规划”。该规划主要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港口建设,连接东部、中部和南部的公路和铁路建设,农业发展,以及马格里布地区跨国基础设施建设等。该规划希望通过吸引外资和国内融资等方式,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改善就业状况。但是,由于政府财政连年赤字,该规划在国内融资方面存在较大困难。联合政府分别在 2016 年 8 月、2016 年 11 月和 2017 年 9 月进行了三次改组。频繁改组使经济发展规划的实施出现了许多不确定性。

受政治转型不成熟因素的影响,中东剧变十余年来,突尼斯的社会和安全形势均处于不稳定状态,对经济生产和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仍以纺织业为例来重点说明。剧变后,纺织行业的罢工和停工现象急剧上升,导致生产经常陷入停顿状态,客户订单也大量减少。同时由于政治转型的不确定性以及安全形势的恶化,许多企业被迫关闭,纺织行业的投资也逐步下降。根据突尼斯纺织生产行业的统计,2011~2019 年,大约有 400 家纺织企业被迫关闭,其中有 350 家是外资企业;纺织行业因此减少了大约 4 万个工作岗位;一些生产活动被迫转移到土耳其、罗马尼亚、印度等国;数十家企业生产和销售都处于下滑状态,债务不断增加,很可能影响到它们未来的生产复苏。^②据统计,2010~2019 年,如果以 2010 年产量基数为 100 计算,除个别年份略微上涨外,2014 年产量下降到 98.6,2015~2017 年年均产量仅保持在 94 以上,2019 年为 94.2。^③

第四,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各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抗疫措施影响,突

①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March 2015, p. 20.

②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March 2020, p. 31.

③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March 2020, p. 31.

尼斯以及世界经济在 2020 年都陷入严重衰退。

新冠肺炎疫情在突尼斯等北非地区暴发后迅速席卷了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非洲各国政府，包括突尼斯政府在内，反应比较迅速，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抗疫举措。包括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受影响比较大的部门提供财政支持以及提高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等。大致到 2020 年 4 月底，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包括突尼斯、摩洛哥等北非国家，都在国家层面以及全国范围采取了这些措施。2020 年 3 月 22 日，突尼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封城措施，直到 2020 年 5 月 10 日第一波封城措施才得以解除。2020 年下半年，突尼斯政府根据疫情形势不定期采取了封城举措。

突尼斯以及非洲各国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下列内容。比如，在国际层面上，许多国家政府开始严格限制国际旅行，关闭陆地边境和海上边境，以限制人员的国际流动。再如，在国内层面，实行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关闭中小学，实施居家隔离和居家远程办公，实施宵禁，禁止公众集会，严格限制经济活动，或暂停一些非必要的经济活动，减少公共交通服务，减少民众在城镇和各省之间的人员流动。

在医疗卫生领域，突尼斯和非洲各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必要措施。比如，制定并实施特殊医疗卫生预算计划，在公共卫生方面进行大规模宣传，拨出专款支持核酸检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为疫苗接种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等等。

此外，突尼斯和非洲各国政府还采取了财政刺激以及救济计划等。比如，临时提高工资额度，延迟支付贷款利息，重新调整纳税时间节点，调整许多经济部门的信贷上限。这些举措的期限一般为 3~6 个月，许多甚至延长到了 2020 年底。

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及各国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影响，突尼斯等非洲国家的旅游业、制造业、建筑项目、交通运输与后勤服务等各种部门及相关产业活动都受到了重大影响。其中，旅游业及酒店服务业受到的打击最大。主要原因是各国政府对国际旅行的严格限制，国内游客以及外国游客人数的急剧下降，一些大型国际活动被迫取消或延迟举行。尤其对突尼斯而言，更是如此。长期以来，旅游业一直是突尼斯的支柱产业。旅游业每年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7%，还是突尼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平均占每年总收入的 9%，全国直接或间接从事旅游业的岗位约有 40 万个。

另外,突尼斯的矿业生产及出口活动也受到很大影响。在疫情蔓延的背景下,国际市场对矿产品的需求量都在下降,矿产品出口价格也在下跌,许多跨国投资公司的投资规划也一再被延误。突尼斯是全球重要的磷矿生产及出口来源地。它是全球重过磷酸钙第二大生产和出口国,磷酸二铵第四大生产国和第三大出口国以及磷酸第五大生产国和第四大出口国。

与此同时,突尼斯等许多非洲国家的国内经济各部门,比如零售业和批发业,各种餐饮服务休闲服务以及房地产业等也受到很大影响。

不仅如此,突尼斯等许多非洲国家的外汇收入也普遍受到影响。除受到各国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的影响外,导致外汇收入减少的因素还有:劳务出口外汇收入下降,外国资本流出,外债增加,国际资本市场成本上升,等等。

受此影响,2020 年突尼斯政府的财政问题更加严重,债务负担也不断加剧。当年,政府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已占到 77%。^①

在此背景下,许多国际金融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等都认为,突尼斯等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在 2020 年普遍受到了重创。欧盟研究机构比前述《英国经济学人》更加悲观,认为因受疫情影响,2020 年突尼斯整体经济下滑了 21.6%,是突尼斯历史上经济下滑幅度最严重的一年。^② 当年,在失望、不满、经济困窘等因素驱动下,突尼斯人因此成为欧洲的最大外来移民群体,约占当年欧洲外来移民总数的 42%;同年,移民意大利的突尼斯人数甚至超过了仍处于战乱与冲突当中的利比亚人。^③

三 新冠肺炎疫情下突尼斯经济发展的前景与挑战

如上所述,中东剧变以来,突尼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陷入严重

① Kelly Petillo, "How Economic Troubles are Driving Tunisians and Lebanese to Europe," October 27, 2020, p. 2, <https://ecfr.eu/article/how-economic-troubles-are-driving-tunisians-and-lebanese-to-europe/>.

② Kelly Petillo, "How Economic Troubles are Driving Tunisians and Lebanese to Europe," October 27, 2020, p. 2, <https://ecfr.eu/article/how-economic-troubles-are-driving-tunisians-and-lebanese-to-europe/>.

③ Kelly Petillo, "How Economic Troubles are Driving Tunisians and Lebanese to Europe," October 27, 2020, p. 1, <https://ecfr.eu/article/how-economic-troubles-are-driving-tunisians-and-lebanese-to-europe/>.

衰退，是其经济严重依赖欧洲、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政治转型不成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过来，经济发展徘徊不前，也加剧了政治转型的不稳定性，是导致突尼斯频繁发生各种抗议活动，包括2019年底和2020年初再次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的重要原因。那么展望未来，突尼斯经济前景又会如何呢？

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之前，突尼斯一些重大的经济改革举措已经提上日程。比如，2020年突尼斯议会批准了之前由政府签署的加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以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改变过度依赖欧洲市场的现状。再如，2019年纺织业也提出了改革规划。这里仍旧以纺织业改革规划为例来说明。当年，突尼斯政府与雇主联合会、突尼斯工业联合会、商业与手工业联合会等机构签署了一份《纺织业恢复与发展五年规划（2019～2023）》文件。^①在这份文件中，未来5年，突尼斯政府和私营部门将分别投资3410万美元和3.5亿突尼斯第纳尔（约1.19亿美元）。主要目标是：①通过新建现代化工厂，或者对老工业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以提高纺织业产能；②兴建更多的纺织厂，以提升纺织业生产的整体配套能力；③提高纺织业产品附加值，加速产能提高；④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培训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根据生产规律，重新安排企业的纳税截止时间，对有严重债务负担的企业，重新调整其应缴的职工社会保障份额；⑤总体目标是到2023年增加5万个就业岗位，同时将突尼斯纺织业产品在欧盟进口的份额从2019年的2.5%提升到2023年的4%。^②在这份规划当中，突尼斯政府还将拨款100万突尼斯第纳尔对如何加强本国纺织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行战略研究，以规避与亚洲低成本纺织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风险，进而实现转型升级，占领纺织业的国际高端市场和奢侈品市场。

在此背景下，一些纺织企业已经跃跃欲试，开始尝试转型升级。比如，一些牛仔服装生产企业已经开始为欧洲服装品牌在服装款式、水洗工艺、成衣等方面专门生产有特殊要求的产品。一些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开始着力减少碳排放，对废弃物实行循环再利用。还有一些企业开始调整产品发展方向，着力向“技术型”纺织品转化，比如生

①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March 2020, p. 32.

②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March 2020, p. 32.

产卫生保健类纺织品、航空类服装、运动服装等。还有些企业利用毗邻欧洲的地理优势,加快与欧洲“快速时尚”^① 服装行业实现一体化。

尽管如此,在新冠肺炎疫情仍旧在突尼斯和全球蔓延的背景下,控制疫情并稳定经济已成为突尼斯政府的当务之急。2020 年底以来,伴随世界各国以及突尼斯民众开始接种新冠疫苗,控制疫情蔓延并恢复经济发展有了新的希望。同时,在突尼斯 2021 年政府财政预算中,恢复被新冠肺炎疫情重挫的经济已成为一项重要内容。比如,2021 年财政预算提出,要将股票收益税率由之前的 25% 下调至 15%,以促进股票市场投资。该预算还划定了一条资金线,以加强相关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改善地区之间的不平等性。预算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以支持受到严重打击的旅游业。此外,预算还降低了房贷利率以刺激购房需求。^②

正因为如此,包括纺织业在内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改革都被迫延迟实施。仍旧以 2021 年突尼斯政府财政预算为例来说明。2021 年政府财政预算总额为 518 亿突尼斯第纳尔,按 1 美元兑换 2.93 突尼斯第纳尔计算,约为 176.8 亿美元。其中,公共部门的工资支出比 2020 年实际上涨 4.7%,达到 201 亿突尼斯第纳尔。2021 年及以后,公共部门的工资支出还会快速增加,因为政府已宣布一项计划,要为政府主要部门,比如,内政部、国防部、教育部等再增加 1.65 万名雇员;在讨论 2021 年政府预算期间,议会也支持一项计划,即为长期失业群体提供 1 万个公共部门就业岗位。此外,该预算将财政补助只削减了 10%,这项支出达到 65 亿突尼斯第纳尔。其中,22 亿突尼斯第纳尔用于食品补助,3.5 亿突尼斯第纳尔用于燃料补助,5.5 亿突尼斯第纳尔用于交通补助,30 多亿突尼斯第纳尔用于支持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③

也就是说,在疫情发生之前已经被提上日程的重大经济改革规划及目标,如削减公共部门支出、削减财政补助、改革养老金制度、重组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等,在 2021 年政府预算中都被大大削弱了。2021 年公共部门

① “快速时尚”源于 20 世纪中叶的欧洲,本是对服装市场设计的快速回馈和模仿。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快速时尚”演变成为一种销售模式,特指时尚服饰企业对市场的时尚设计快速反应,并制成紧贴最新时装潮流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流入卖场,专攻主流消费者。

②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anuary 2021, p. 34.

③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anuary 2021, p. 34.

的工资支出实际上已占到突尼斯国内生产总值的 17% 左右，占到政府全部支出的 40%。^① 2021 年财政预算也没有在削减财政补贴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多年来，这种财政补贴遭到广泛诟病，因为它被认为使富人受益，为走私者牟利打开方便之门。2021 年预算也没有终止对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的投入。最后，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支出在该预算当中却被大大压缩。这方面的拨款只有 71 亿突尼斯第纳尔，不到全部拨款的 14%。^② 然而，这种生产性投资对于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突尼斯政治转型的不成熟性仍旧非常突出。这种不成熟性突出表现在政治生态的持续碎片化。2019 年 10 月，突尼斯举行了剧变后的第二次直接议会选举，随后还举行了第二次总统选举。结果，有 30 多个政党进入议会，^③ 但是仍旧没有一个政党夺取半数以上的议席。其中，伊斯兰复兴运动获得 52 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而在 2014 年，它获得了 69 席，是议会第二大党。其他排在第二至第七位的政党及席位数分别是：“突尼斯之心”（Qalb Tounes）38 个席位，民主潮流党（Attayar Party）26 个席位，人民运动党（Echaab）15 个席位，祝福突尼斯党 14 个席位，呼声党 3 个席位，替代党（al-Badil）3 个席位。^④ 此外，其他席位均为无党派独立人士获得。

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获得一半以上的议席，只能由议会第一大党伊斯兰复兴运动出面组建联合政府。但是，由于议会席位非常分散，组建联合政府也是一波三折。直到这次议会大选 4 个月后，即 2020 年 2 月 19 日，议会才正式批准了新一届政府的组阁方案。在新一届政府全部 32 个职位中，伊斯兰复兴运动仅获得 7 个职位，民主潮流党 3 个职位，人民运动党 2 个职位，祝福突尼斯党 2 个职位，替代党 1 个职位，呼声党 1 个职位。其余一半职位包括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正义部长、财政部长和工业部长等重要职位，均为无党派独立人士获得。^⑤ 议会第二大政党“突尼斯之

①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anuary 2021, p. 34.

②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January 2021, p. 34.

③ 黄灵：《突尼斯议会选举最终结果揭晓》，新华网，2019 年 11 月 9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1/09/c_1125210935.htm，访问时间：2021 年 2 月 2 日。

④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March 2020, p. 21.

⑤ EIU, *Country Report, Tunisia*, March 2020, p. 21.

心”以及议会中个别小党，没有入阁。

由于议会和政府组成的分散性，当下突尼斯政府的稳定性也无法保障。2020 年下半年，就在新一届政府组成 5 个月后，由于总统与总理之间、主要政党之间在政府组成问题上的矛盾不断加剧，突尼斯政府陷入改组危机当中。当年 9 月，经过改组的政府正式成立，但是改组危机仍然没有解除。如前所述，2020 年底至 2021 年初，突尼斯发生多次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2021 年 2 月，突尼斯主要政党也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提出要加强国家团结，加快经济改革步伐，改善投资环境，等等。与此同时，在政府重要职位的人选问题上，突尼斯总统与总理之间的斗争也不断加剧，新一届政府改组方案迟至 2021 年 2 月份才得以出台。

由此，未来围绕突尼斯政府的组成以及重大经济问题的决策，各主要政党之间、总统与总理之间、议会与政府之间还会展开新的博弈。这将严重制约政府的施政能力，妨碍它加快实施经济改革的步伐，也会大大影响宏观经济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综上所述，未来突尼斯要走出经济困境，进行深层次经济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张玉友]

An Analysis of Tunisia's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after Ten Years of 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

Wang Feng

Abstract: The 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 began in Tunisia. Since the upheaval in the Middle East, Tunisia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its political transition. However, its economy has been in stagnation for a decade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low growth, high deficits, high debts, high unemployment and high inflation. And it is now even worse than before. Tunisia has suffered from serious economic trouble due to a variety of factors. Among them, the heavy dependence on the European market, the deep-seated problems i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the immaturity of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etc.,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The COVID-19 pandemic, which has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20, is an unexpected factor in Tunisia's economic slump. Looking forward, further fighting against the epidemic and stabilizing the economy is the priority in Tunisia's government policy. Under this background, many significant economic reforms will be delayed. The immaturity of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is still very prominent, the Tunisian government's capacity has suffered a serious setback,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is also difficult to improve further. It will take time for Tunisia to emerge from the economic difficulties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Tunisia; Economic Stagnation; Political Transition; COVID-19 Pandemic